



近思錄說略

十至十四

□13
3542
5



門口 13
號 3542
卷 5

靜修義塾主

紫天堂 佐藤了齋

著

49-2649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

政事類凡六十四條

治體治法論其素具此篇方論舉而措之術對前兩篇則彼言其體此見其用治國臨政之道丁寧詳審如此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孔子家語六本篇曰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伊川言出於此○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禮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齋戒而告君者所以蓄誠意也○徒以頰舌感人○易咸卦咸其輔頰舌○蔡虛齋曰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欲感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了齋
130(5)

動君心者欲以格君心也一正君而國定矣此實政事本根故是篇首載斯言下章倣此○按此章哲宗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見二程全書六十卷

○伊川答又示奏藁章○文章曰藁○因懼將為寇亂可也○民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故先言百姓饑餓以丐朝廷哀憐因說將為寇亂則詞順理直如此可也○告君之體○詞順理直告君之大體也○祈之以仁愛○祈請事也○散財以活人者固仁政之大要然求散財而不祈以仁愛則必不能輕財重民矣○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孟子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朱註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按朱子註既為明白而葉氏說得正

丘之民不是○惟當以誠意云云○若懼之以利害而欲其聽從則是非誠也一章緊要惟在這上面苟不以誠意則雖羅勉言事無人主感動之理而於格君救民終無補而已伊川自言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及告人亦曰惟當以誠意感動處已處人更無二致可謂為人謀而忠者焉○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蔡虛齋曰不忍人不忍害人也○愚謂不忍之心非由外鑠之我固有之也夫人君擅天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其所制耳如不善其政至使斯民餓且死非自殺之也一聞耳人主深知之則惻然不忍之心有自不容遏者夫如此發政施仁輕財重民亦不待開導也故人臣之告君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爲邑○爲猶治也周禮四井爲邑左傳曰凡有宗廟先君之至曰都無曰邑○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其所爲與當時之法相違則難得行此謂法所拘言爲法令所拘持而不得自由也明道所爲與今之法多不相合故曰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此句頗難看葉註不可曉只如此說文意似通且與下句意相貫法所拘猶言法所不許不是明道自所拘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如明道素志必欲革盡時政之弊以復三代之治而後已豈才有所補可謂之得伸其志哉○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應上文衆亦不甚駭○盡誠至又何嫌乎○嫌不平於心也此又可以見其忠厚正大之情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陳天台曰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第

九品也苟誠也物卽人也一命猶然况居大位者乎○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注云始見命爲正吏受職事○何氏曰按周禮凡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至魏文帝元年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周之一命乃今第九品也○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易傳曰訟之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大象辭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契券以木牘爲要約之書以刀剖之屈曲大牙按今世無此事唯書約誓之言以押字爲信蓋其遺法也

○師之九二章○易傳曰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

義也○又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
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恃專易傳作將專○恃專則
失之於過不專則失之於不及俱非得道者九二居中是所以
有得中之象而為吉也○九二爻辭曰在師中吉无咎○凡師
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者非強而使畏之法律嚴整不可
敢犯者是已

○世儒有論○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
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程子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
為○真西山曰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
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大有之九三曰章○乾下離上為大有○易傳曰為卦火在天
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
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
義大有盛大豐有也○又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
侯人君之象也

○人心所從章○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於愛之者則
不擇是非唯見其是而已惡之則見其非者亦然○出門而交
○易傳曰出門謂非私暱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嘉善也○心所悅隨○即上章所
謂以親愛而隨之也○葉註解悅隨二字依震動兌悅義在易
傳則可此處不可必說入也

○坎之六四曰章○簋宗廟盛黍稷之器外圓內方曰簋三禮圖曰稍梁器也其制外方內圓旁有鈕上覆以蓋蓋之四隅稜起如雲狀以瓦為之周人飾以金玉後世範金為之○按簋之形制二說不同然前說見考工記且與論語大全新安倪氏說合今且從之○缶說文曰瓦器所以盛酒漿○葉註一樽之酒至質之至也皆易傳文○易傳又曰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約為交結之義○忠信善道影樽酒簋或用缶說唯忠信可以貼質朴之意其曰善道由納約言蓋忠信者納約之本善道便其所納者忠信則其所納必善不告以善道則無悟君之用故合言之結於君心貼納約必自其所明處貼自

牖○如子牟子告梁惠王曰王好戰請以戰喻云云又因齊宣王有不忍殺鯀之牛之心以遂論王道所謂納約自牖者也○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朱子曰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又曰成就其德德則天姿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

○恒之初六曰章○恒之外卦為震是四陽爻而與初陰正相應雖初與四為位應如九與九六與六則為不應只一九一六而後為正應易例然○為二三所隔○內卦為巽故二三皆陽若是陰爻則性體虛弱雖介其間不能為隔陽性剛實故有隔障蔽塞之象夫初六九四相應者常也四以剛居高又為二陽所隔者變也卦為恒故又有知常而不知變之象○象傳所謂始

求深也始字本不虛下但說此章畧過可也○世之責望故素
○故素故舊也蓋人情有時而移常久罕矣故有初親而終疏
昔愛而今惡者彼不知變一有故舊之親則以爲終身可因也
乃責望之深而自至取悔咎所謂浚恒之凶也此事世間頗多
宜切思焉

○遯之九三曰章○蔡虛齋曰係遯是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不
可居乃顧戀家樸妻子及權利之類而隱忍濡滯不能決去如
是則名節必爲之虧身家反爲之累此其疾也厲孰甚焉○又
曰臣妾僕妾也○係戀之私恩云云○此小人亦謂僕隸言以
係戀之私恩縛畜僕妾則可無疾厲耳○或問伊川曰係戀之
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爲吉也小人女子

近之則不遯遠之則怨若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
以爲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
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又問君子之
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
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其所以係之則望然去矣
○睽之象曰章○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者如何朱子曰
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
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此處伊川
說得甚好○在天理之常○天理一本作人理○只曰世俗所
同者便見這裏不必皆合於理所以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
者言當同而異者不能獨異者言當異而同者

○睽之初九○初九爻辭曰見惡人无咎○兌下離上為睽則初四皆陽故為同德相與易書之例凡在應位一陽一陰則為相應兩陽兩陰則為不相應然又有以兩陽兩陰却為同德相應者如此爻是也易之取義多端不拘一例如此○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朱子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張中溪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睽之九二○九二雖上有六五之應然當睽違之時上下方乖戾故為君心未合但九二以剛中之德居下是賢臣在下也故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君心信合而已○竭力以才言職分之所當為無不敢盡也盡誠以心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是已君子欲其王之

信合非為利也苟不如此格君安民之功有不可行也○至誠以感動至以誠其意○此四句因九二剛中之德以推說其道明本文巷字意○九二爻辭曰遇主于巷无咎傳曰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宛轉字影巷字來最切○遇非枉道逢迎也○遇字巷字俱不是不好字只以其有求遇之意恐或認做強求見容故又論之○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剛貞剛正貞固亦因九二剛中而言世之愚者以下泛說蓋當損下益上之時故戒之耳葉註當九二說者非○嘗謂秦皇天下之暴主也茅焦齊國之匹夫也當秦王取其太后遷械陽宮焦犯口沫之威其鼎鑊之刑直言諫王王乃悔悟自迎太后歸于咸陽秦皇免不孝之大罪者茅焦

剛貞之力也其益上為奈何況君不有秦皇之暴而身居士大夫之列不自損其剛貞以事其上者乎此章之言凡事君取臣者皆當深知也已

○益之初九曰章 ○張中溪曰初九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為大作興事而所作之事必得大善之吉乃得免咎 ○朱子曰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免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胡雲峰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塞咎云耳 ○革而無其益 ○史記商君傳杜摯曰利不百不変法功不立

易器亦與此意相似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 ○伊川意以禦寇為止惡雖非易文本意然理則正也讀者須別做一義看 ○艮下巽上為漸則九三上下皆陰故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云云

○旅之初六曰章 ○易傳曰旅之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遠去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旅之外卦為離離德為麗故為麗乎外之象 ○又白初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瑣々猥猥之狀 ○猥亦鄙也卑屈以巧人憐貪吝以徇小利之類所謂鄙猥瑣細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 ○合看兩章見得惟有廉清之操以和順謙

遜者宜得處旅困之道以免災咎而已上章是柔惡之為此章是剛惡之事○上章及此章之意可以旁通不特為旅言也凡遇患難窮困者皆當存是戒讀書惟貴觸類而長之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兌說也未光只是不光也象傳多此文法○上六居卦之極事理既終故曰說既極矣又曰事理已過此章蓋欲說之中節也為兌卦傳故單就說上而言然推其意要在喜怒哀樂皆不至於引耳

○中孚之象曰章○中孚中心孚誠也兌下巽上為中孚○易傳曰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為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自內無邪偽而言則曰中虛自外不得邪偽之入而言則曰中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盡其忠極於側皆中心之孚誠

○事有時而當過○石徂徠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祭豚肩不掩豆人皆謂之不知禮獨曾子以為國奢則示之以儉蓋齊奢侈之甚晏子能矯時之弊是得小過之義○大吉○小過彖辭文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至公不私以心言進退以道以迹言變之敬謹之貌蕩之寬廣之貌聖人之心只是存誠而已所以心衷自寬廣而無慮前顧後之意人心一有不誠則必有不慊者豈無顧慮之患耶故曰君子蕩小人戚○危疑之地○謂管蔡流言之時事見書金縢篇○詩曰云云○詩幽風狼

跋之篇寫履之類鄭氏曰復下曰寫禪下曰履○朱傳曰公遭
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王樂天
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嚴華谷曰凡人處
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
屐詩人以赤舄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徐做弦曰
赤舄几言公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疑其進退自如
無異周旋廊廟之日也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善惡訪問疾苦是程子說見詩
大全不知葉註如何不從而別為之說耶○使臣猶今之巡檢
使也古者王者遣使四方欲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故能採察
善惡訪問疾苦以使副上之意使臣之務莫大乎此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云云○吳師禮錢塘人○願往復○言
使其說相往來也○此天下公理○指其所談者○此章之言
文義明白不煩訓解而可以見其忠誠儼到溫厚和平氣象學
者當深味焉

○天祺在司竹○司竹監名見文獻通考天祺嘗為司竹監官卒
長卒徒長也○天祺所惡在其惡而不在其人故有罪則治之
無少貸不以將代之際而忽懷之罪已正矣無復所惡故待之
如初略不介意是不念舊惡之心可以進乎不遷怒焉所以程
子稱之

○因論云云○因論因論他事遂及是言也此斷章載之猶存本
文耳韓文十九卷送李愿歸盤谷序曰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

而囁嚅孫註曰囁嚅不敢出口也○注如荊軻於樊於期○荊軻衛人樊於期者秦將軍也初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時荊軻亦在燕而因燕之處士田光先生薦遂見太子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大原雲中秦將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

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曹沫魯人齊魯之會沫執桓公則大善矣劫齊桓公使盡歸魯之侵地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

史記卷之十

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督亢燕膏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
 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
 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
 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
 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
 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
 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
 偏袒搤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

劉見史記八十一卷刺客傳葉註所載朱子說讀此章者不可以不知

須是聽其言也屬聽其言也屬子夏之言出語子張篇朱註
 曰屬者辭之確黃勉齋曰屬者義精而辭確○饒鑿峰曰確
 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屬最切○須知言屬必本
 乎精義○葉註以言屬對囁嚅說恐非正意讀者詳之

○須是就事上學章○程子見後世惟以讀書為學而不知就事
 上用功故發是語以示人○盡振民育德○盡者有事也說見
 第二卷蓋天下一切事不屬脩己則屬治人二者之外更無他
 事振民即治人也育德即脩己也○有所知後方能如此○須
 要就振民育德上知其所以振是如何所以育又是如何所謂
 就事上學也如此然後方能行之若只虛以讀書為學則無著

實工夫而失學問之本指未足為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語於子路則為有病以其以仕為學無本末先後之序也在程子則義理渾淪無所容議矣蓋欲學者不徒恃讀書上而使本末事理兼至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學者固不可使有俄頃閑度然大急迫則却害事○宋張觀常持緩字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其亦知所戒矣

○安定之門人○小學以此為伊川語○陳天台曰門人如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何有言不難也○稽古則為政之法明愛民則為政之本立○何建安曰按言行錄載公在蘇湖二州教學者必以明體適用為本初公與孫明復石守道同

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其在湖學經義治事有齋仁宗朝劉彝對上問曰卿師何人彝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胡先生瑗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臣師之力也
○門人有曰章○門人意患人不信受程子唯患己之誠不至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苟誠意之交通於人每在於未言之

前則言一出而人必信從之如此而猶不信則彼人之每耳吾
奚患耶○誠有餘而言不足○葉註曰誠意多於言語說得好
此只欲誠意有餘而已非必欲言之不足也如使言故不足則
欠分曉亦未盡善道之義只此之誠意則可不足耳要之言不
足只是不多言意○於人有益○以此觀之人之感悟信從者
不在於言之盡而在於誠之多也○在我者無自辱矣○於人
有感悟之益則在我無見疏之辱矣此二句意實相因
○職事不可以巧免○有官守者以巧免其職有言責者以巧
免進其言此狡黠自私者而人臣之大罪也今世有為厭勞而
託病免公事者亦是類已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陳夫台曰不非議其過惡有忠敬意此

古語而程子稱之○不非其大夫固是忠厚之心亦是免禍之
道但程子意專在忠厚上而不在免禍上○荀子子道篇子路
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
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
是邑不非其大夫
○克勤小物最難○克勤小物書畢命文○人於瑣小底物事多
忽畧之雖小事物而勤之不忍者非謹厚篤實之至不能此誠
不易也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學者於此宜用力焉○薛敬軒
曰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亦勤小物之意
○凡為人言者○為去聲○二句平說而意自相受理雖勝而氣
為怒則辭色粗厲而反致違拂理勝而氣平則論事明而得其

聽順也必矣。○氣忿則招拂就見氣平則致聽順然徒氣平而無理之勝則事不明快而無聽順之實矣故與人言者必理勝氣平而後得事明物順而已須取兩句意交互錯綜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朱子曰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若論為治。○謂身關政治者。○須於今之法度內云云。○由今之法度則已不違為下之道而就其中揀擇以處得其當則又不失處置之宜然後方為合義若欲自我制之以更改法令則所為雖善猶為失為下之義况所更改未必是乎。○大抵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率意改作者取尤招禍之道古今傾敗者不為不多本文正意雖未至於此然學者就之亦當知所戒耳。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按察使之類同察州縣之治否者州縣知州縣尹之類監司專欲伺察州縣過惡州縣專欲掩蔽已之過惡如此則彼以深刻訐摘為事此以恐懼偽飾為心共無益於治不若監司與州縣同心推誠與共治之。○有所不逮云云。○督者戒正也有不知則教之有所過則督之至甚則去一二以警衆此是監司於州縣之道。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遺書憫之下附曰一作欲簡。○儒者於凡天下之事欲泛應曲當者為是故耳老莊不知此義故一惡多事而慕虛無此其所以為異端也。○感慨殺身者易章。○朱子曰從容謂徐。○一朝之忿匹夫之諒猶或至於殺身此出乎一時感激慷慨而不暇於討慮回顧。

所以為易也若夫死生之際一依義理之正雍容安徐為之者
自非義精仁熟決然莫之能也學者須深體驗方知其難焉○
有宋文天祥當宋亡之時守義不屈于胡虜及臨刑乃從容言
曰吾事終矣亦可謂從容就義者也已

○人或勸先生章○近貴近習貴顯之人○蔡虛齋曰盡者在禮
之內加者在禮之外加則為誦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
○伊川之於近貴亦盡其禮而已矣然自時人卑屈諛悅而見
之則却似簡傲故或人欲加禮耳此只知愛程子而實不知程
子者也○或人本不知加之為非程子斷之則見盡者是而加
者非君子之學曲盡精微如此

○或問簿佐令者也○陳夫台曰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動感

動也○吳氏曰推事親事長之道以事令又能引過於已推功
歸之積誠之久彼有不感動者乎

○問人於議論○是曰是非曰非為直直固美事但專欲直已則
有褊急激許之態而無含弘寬容之氣○氣不平就臨事上而
言量狹推其全體而言○葉註欲已勝意似稍差蓋欲直已不
必有欲勝意○人量隨識長○胡氏傳家錄曰或問伊川量可
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鍾鼎之量○朱子曰鍾
量名受六斛四斗鼎容斗斛之大者故古人多連言韓退之詩
曰龍文百斛鼎○自斗筲之量至江河之量言人之局量小大
不同江河之量正是大賢之量○涯水際有涯則至此而止○
有時而滿○滿則不能容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

天資也○聖人之量亦不是天資耶曰固是天資只聖人無一毫氣稟之拘而自與道為體如此氣亦道也故還不說天資若常人之有量一由天資而已一由天資則雖各隨其所稟而有大小淺深之殊然終有涯涘而不及天地之量唯可謂之天資而已○葉註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此使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意本文之餘意也

鄧艾云云便動了○艾字士載三國魏人通鑑綱目魏景元四年元帝年號鄧艾至成都帝出降成都蜀都漢亡魏以鄧艾為太尉艾在成都頗自矜伐

謝安云云折屐齒○安字安石晉陳國陽夏人考武帝時為衛將軍謝玄謝安之姪苻堅字永固秦主雄之子也○綱目考武帝

太元八年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安之弟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之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喜之之至身心安動也○大抵所存者大則自然見外之小乃至下城勝敵之類亦有不芥蒂于胸中者今已為之動則是內之所存異不勝外之大可見其力量之有限矣○強終不得也○此句通上兩事而言因知惟識量不可強也○如大醉後益恭謹位益高益卑謙皆是著意強為却變其常便是為其所動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人量隨識長故爾○不勉強而成○

文獻通考卷之十

成者成其宏大之量也二句只一意○今人有所見至不足也
○人惟向卑下者元來識見不高局量不大故其所見亦唯在
此而已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此處亦要子細看得人固不可
不欲公平只若欲之則須明道去私如此自得公平若曰我欲
為公則計較安排之意生便是私心○磨勘○續通鑑綱目宋
太宗淳化四年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者
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又仁宗慶曆三年
更定磨勘法○注少師典舉○少師二程四世之祖名羽贈太
子少師○萬姓統譜曰程羽博野人五代晉時歷虞卿醒泉新
都令皆有政績歷開封府判官太宗尹京以長者待之及即位

拜給事中知開封府出知成都府累遷文明殿學士以兵部侍郎
即致仕後朝廷錄其曾孫珣即二程父也○典舉事今不可考
必其典司選舉不避私嫌也○明道薦才○行狀曰神宗嘗使
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顥為首
○祁奚薦其子狄梁公薦其姪皆與明道同意所謂用直不避
嫌得者也

○君實嘗問○拜官曰除言除舊就新也○杜氏通典曰諸給事
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
中○却可却可言也○語類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事如何
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
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章○穎昌郡名大資大官也指持國言資
資級班資之資將為猶言以為一本作將謂倒來遺書作到來
太執謂執泥之甚求薦章求已薦之書○持國固不為無過然
其能聞義而服為可取耳故稱之蓋聖賢不貴死過而以改過
為貴也○二程全書二十二卷又曰韓公持國與范公舜叟程
子為泛舟之遊典謁曰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
見之頃之遽歸程子問客何為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
爾子曰如斯人公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
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為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
人求已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耶韓公遂以為然○按
此與本文一時事而所記不同耳遺書各出可以參看

○先生因言章○第一件猶言先之言今日供已職只以此為第
一件事更須做他僥倖計較等事不得○押韻會署也○事文
類聚曰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為花書王
荆公押石字○轉運司○司水陸運漕之事詳見文獻通考官
職部○顧不曾簽○字彙云簽書文字也不簽便不押也以其
書之則謂之簽○國子監○書言故事學官類曰唐貞觀中改
國子學為國子監○臺省○如御史臺尚書省之類國子監得
預禁中政事故曰係臺省臺省皆直為朝廷官故曰係朝廷官
外司不在朝廷之官而別司外事者即如轉運司是也○按伊
川元祐元年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元符二年復權判西京國子
監此章之言必在是兩時中○須看聖人云云○語子路之篇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此處自包言不順事不成在○外司有事合行申狀於臺省臺
 省不合倒申外司今國子監却押申狀於轉運司則是失其名
 分便為名不正也而名之不正不是小不可須看聖人云云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世務水利算數行伍貢賦之類凡關世
 道而不可缺者皆是已天下事都不免乎斯人之責豈有為分
 外事而不講明者乎○君子存心正大如此故能成天下之務
 而今學者徒從事乎書籍之間而自矜其業然方其任職辦事
 一不達於當世之務執泥疑惑而或不若曲士俗吏事功此便
 所謂腐儒不達于時者吾儕當知所愧焉
 ○人無遠慮章○思慮當在事外只思慮在事外者便是遠慮林

同安曰凡人作事必為久遠之計如幹一事必再三思慮等語
 此事後去如何有患害如何方無患害有患害則不為無患害
 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只顧目前之
 安不思後患如何而苟且為之則患害之至只在且夕間耳所
 謂思慮在事外者當如此看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此就其事以見仁厚平易之心如總有
 意於顯人過惡則有迫切激許之事也必矣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產生業也制民之產如孟子所論是
 已法度指今之法度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

○明道先生作縣○視民如傷○傷字屬民視民如有傷愛之至
 也左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為人

上者常存此心則行仁政而恤其民自有不容已者由此又可
以見明道心事矣

○伊川每見○人各有長有短唯論其短本為薄德且無可取之
人專取他長處則有仁厚之意且各足以為法矣雖於時人尚
然况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安禮名立之程子門人河間人○天
下之事至廣至大當與衆議之以從其可豈以忤已而加怒氣
於其間乎此理固明然非明道之盛德則恐一言之間未能使
人愧屈如此學者須要察其氣象○王安石當神宗朝執政封
荆國公

○劉安禮問臨民○陳夫台曰平易近民使下情各得上達則所

以處之者自無不當矣御馭也格正也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
能正人者○已之身正則德足感人然後可以正人之不正矣
非謂全無防檢勸懲而吏自如已之正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云云○為上使人令則行禁則止其勢易為
為下事人則每稟令於上而不能自尊其勢難為然已不能為
下以事人則亦未能使人何也不自從這裏過則其於下如何
為忠於上之事如何為不忠於上之事凡其情偽不能熟知而
明盡此所以無得使人之宜耳是故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
為之則盡其情偽而必能使人○問如是人君則欲為下而不
得奈何曰人君雖不得為下而亦須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
此亦為下也只此章之言大槩為居下之上者發

○坎維心亨○故字橫渠添說以貫上下句然與程傳本義意較異○外雖積險○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險陷之義陷之者在外上下皆坎為重險卦故曰外積險二五剛實在中故又為中心亨通無所疑懼○今水至在前○八尺曰汜○惟知有義理而已○知字而已字重者如此則直是有雖千萬人吾往矣氣象乃方義之可也猶水之就下無復回避所以為心通已○若比干可謂心亨不疑者而不能濟難橫渠之言有所不合曰聖賢之言論理之常或不合者其變而已不可以彼疑此且若比干事以商辛萬乘之威不能遇一人忠貞之情身處至險之際而求仁得仁亦可不謂心亨有功者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章○心弘則立志遠大而不懈于世

毀譽故曰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正以在已者云云○言在我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或消於彼則長於此或初不消而病常在也○齷齪○局陘貌心本不弘故有羞情之病羞情之病常在故意思愈齷齪不弘終無由作事而已○在古氣節之士○如荆軻聶政之徒是也

○姤初六章○豕隕物姤初六唯一陰微而在下故取象於羸豕為小人微弱之時○易傳曰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李德裕字文饒唐武宗時為相○閹宦○閹廣韻男無勢精閉者怙靜也○徒知至不忌逞○此其不知羸豕蹢躅之戒也○失其幾言失其機會○葉註繼嗣重事卒定於官者之手而德裕逐矣○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三月帝崩太叔即位

初憲宗生光王怡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幼冲立怡為皇太叔夏四月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

○人教小童章 ○絆已不出入 ○日教小兒輩者自為之所檢束而不踰閑蓋方其教之不宜有沉醉戲謔等事便是絆已不入此於脩已上得益 ○葉註曰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固是然語類曰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教小童一段看此說不必深拘可也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終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一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教學類凡二十一條

葉註備矣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

此章明氣質之性不同必歸于一中而後為至善乃聖賢教人之準的新民之事業也 ○剛善為義 義便是箇斷制裁割底為道理剛德之全體也 直 是曰是非非事 為斷 果斷 為嚴毅 嚴厲強毅無為 為幹固 固以為事之幹守理之一而不回也 曰直曰斷曰嚴毅曰幹固皆為剛德之條目夫義斷嚴毅幹固之為剛德也固矣直之為剛如何蓋直者是決然為是不復說非非決然為非不復說是

有決然為有不復說無無決然為無不復說有正正確確無畧
 有枉曲非剛而何○惡為猛暴悍為隘狹隘為強梁拒物唯任血
 氣而不由於義理者梁屋棟亦剛強之意老子曰強梁者不得
 其死為邪佞邪媚佞奸此是鄙夫此詳分言性之剛柔善惡以
 起下文○通書朱註曰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
 中也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所謂剛善柔善之屬是則是也然
 未嘗無過不及之差是以下文別說出之大抵善字為未盡之
 辭只至中字而為至極之名故大學善字上更加至字而始為
 事理當然之極正是中而已若單言善則多為未盡之意如曰
 善人之類

惟中也者和也○和者合於理而無所乖戾也當喜而喜當怒而

怒當愛而愛當惡而惡無處而不和順於其道者是也中節者
 事合於法則之謂言喜怒哀樂之發皆合法則而無太過不及
 之偏也此便通達于天下之道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若夫剛柔
 合德喜怒皆中節者唯聖者能之故又曰聖人之事也○朱子
 曰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
 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
 解不得○又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
 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
 可也○愚聞之師曰周子說中與中庸不合者彼論性之體段
 故語中於未發之地此受上文而專就氣質言之故指已發之
 中耳蓋氣質之偏正常於發處而見之也是其所以不同歟

故聖人立教○人之氣質各不能齊而約言之則有三等而已中也善也惡也聖人立教則導之以漸使人皆先變易其惡以歸於善於是剛者變易猛隘強梁之惡而為義直嚴毅之善柔者變易邪佞懦弱之病而為慈順巽讓之德此其教之大畧也然教止此則猶未為至善蓋其善者未必皆得乎中也故又就易其惡上裨之必至其中而後止矣止字與中庸改而止之止同德至於中則易盡氣質之偏而性之本然復全於我然後動容周旋皆中其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聖人教人之功有以尚之者哉○易其惡多少着力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黃氏巖孫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須看二自字變化氣質而至其中者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耶必在自奮發以勉強之而已故下二自字但俾之者便在在上耳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愈○大學之法以豫為先○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陳氏曰豫者先事之謂○方氏曰夫既發而禁則為無及未發而先禁乃為有脩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格至也○鑠孟子集註曰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漢書曰衆口鑠金

○觀之上九曰章 ○易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為殺入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

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一之仁與夫素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又曰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朱子曰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死事

○聖人之道如天然○事上臨喪不因於酒說見語子罕之篇酒困不必酌營顛倒只一為其所動而至變常者皆是已○輔慶源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

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念書思念書義也作文字謂習詞賦文章○陳天台曰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蓋少年之輕浮俊秀者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知所向若使作文字則心愈放而離道遠矣凡百玩好如畫圖琴棋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亦喪其求道之志也○書札只是一事言習字於簡也只注釋法不得如此分解○王羲之字逸少晉人虞世南字伯施顏真卿字清臣柳公權字誠懸皆唐人此四人皆工

書札且各有節行而為當世之能臣○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
○此只泛言然就見彼四子亦未足知道也○二程全書四十
卷又白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為可憂也有輕俊
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
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胡安定在湖州○安定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在湖學置經義
齋治事齋此所謂治道齋即治事齋也○劉焯安定門人萬姓
統譜曰劉焯字執中懷安人幼介特從胡瑗學善治冰

○凡立言章○意思涵蓄則其味深長而其辭簡暢故知德者玩
其意而不厭無德者讀其辭而不惑

○教人未見意趣○按遺書此章為伊川語○知所學果何事此

是見意趣如此則知學之不可以不學其樂之也必矣○陳太
台曰趣指趣也樂喜好也關雎等詩為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
之始故上下通用之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洒掃等事
編為韻語令朝夕咏歌之庶見意趣而好學矣○歌舞○舞字
帶言此只欲教之咏歌蓋聲歌者人之所易樂故且教之就其
中自使見意趣也○朱子曰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
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
添二句曰將入門問所存○李京兆曰愚按北溪陳先生小學
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便當朝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事見第二卷○張子之教與後世一驚空
文而無着實工夫者大異

○語學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章亦是此意君子之教所以不躐等也○陳新安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教之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愚按程子就學力上說陳氏就資質上論雖稍不同然其意則足以相發學者當參省

○舞射便見人誠○程子又曰射中鵠舞中度皆誠也○誠者天理之本然聖人之全德所以成己無外於此者矣今若舞射亦皆養誠之事則見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夫如是故自洒掃應對上便可致聖人事○致論語集註作到○林同安曰洒掃

應對只是敬敬者聖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愚謂洒掃應對惟敬以為之主則亦是誠而已所以到聖人事也○自幼子常視無誑○視與示同常示之以勿欺誰教以誠也○先傳後倦章○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如誨久不倦之倦言何者則先而傳之何者則後而倦焉○子夏教門人專以洒掃應對上而自有此言則見得君子教人有序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說書口講經傳以教人也此必非古昔意思○下帷○漢書董仲舒傳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此文當看時勢奈何若後世教學廢墜於經籍不有口講之傳則字義且不能通其望潛心

積慮乎如果導之以此則吾將見其長惑生懈而終不能達矣
如此等人必須講說經傳以開示之俟其文意領會然後教之
以不止章句口耳而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以自得之則斯可矣
但其學問之要不在口耳之間則自初學立心之始不可以不
深識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白虎通文又木
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
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束髮謂成童○擇其才
可教者聚之○此謂凡民故下句曰不肖者復之農畝據大學
章句序天子之元子衆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不俟擇
而皆入大學唯至凡民乃擇其俊秀者以聚之於大學而已若

小學則無貴賤無知愚皆得入也○士農不易業○業謂學業
方其學之則士農一業而無所變易故以業言則士農未判只
既入學則專力於修治之道而不復治農與復之農畝者其事
各不同然後士農判矣○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朱子
崇安縣學由記曰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
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
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
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
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愚謂朱子既曰考
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則此處亦推而言耳若夫庶
人之子有養者顧其在小學則資父兄之養及擇俊秀而入太

學則獨原於學官也○至四十五方仕○曲禮曰四十曰強仕○無利可趨○未四十則不得仕而受祿故其在學之際無利之可趨也人惟有利心之誘故趨善也難苟無利可趨則其所志不趨善而復何為古之成就道德每由此已後世雖少年以才學得仕進以文辭獲俸祿安有不汲趨利者耶已所向在此則所背必在彼何由得向善○只營衣食却無害○營衣食者各務其業而求於力分之內雖非君子之所重亦未有害惟一誘于利祿則失學之本原而所為皆為人甚者至行險徼幸其害豈有窮乎

○天下有少才章○天下古今雖未嘗無多少才而不由道學則終不能充其才焉○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謂興

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者立者謂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播奪者成者謂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此三言者便學之始中終也○宿儒○宿經也言經年之儒者○真西山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又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

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胡雲峰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愚按程子平日以敬教學者其意蓋在此而已只箇持敬工夫殆可以當詩禮樂之教何也敬則本心常存而無非僻之干矣積此工夫以思勉去則所謂興立成者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是程子有大功於世處

○孔子教人○輔慶源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

自己憤者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不待憤悱而發○發字內附帶啓字○沛然水流不滯之貌○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此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輔慶源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為去聲○言今教初學者須是為他隨問說與若亦必欲待其憤悱而雖有問然不敢對則他終不曉之且止人好問之善心此却非進人之道也聖賢因機而施教之妙手於此亦可見焉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擗哉抑節節制是一類字意鄭氏說
不可用明禮該恭敬擗節退讓而言○呂藍由曰禮者敬而已
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擗節
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
用也○能盡是三者以明其禮則筋骸謹束德性堅定而私欲
不萌矣故曰仁之至也能盡是三者則無驕慢鬪爭之意故又
曰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云云○勉字重不勉則無以明禮
故君子必孜孜以得之○此又歷言禮之不可不明禮也者理
而已矣教人弘道豈外斯理而別有術乎哉

○學記曰進而不可不顧其安○此皆言教人之未善者進自教者言
安自受教者言人之學識所及則必安之如其所不及則不能
安之故善教者顧其安於此然後進之於彼所謂循々然誘之
也如此則有日新漸磨之功而無陵節躡等之弊矣其不善教
者反是○此三言雖各是一事而其弊實相因蓋每進之而不
顧其所安則彼受教者於已之所未及只管勉強而為之如何
使由其誠苟不出乎中心之誠則所為皆鹵莽而已豈有盡其
材哉可見三患相因而生也○人未安之又進之○以下張子
論禮經意若人未安於洒掃應對之小節又進之以正心脩身
之全體論孟之文義未喻又告之以易道之精微如此之類所
謂進而不顧其安者此徒使人不由其誠不盡其材而終不見
其益了○觀可及處然後告之○如此後能盡人之材而不誤
人夫子於問仁問孝之類所問不異而其答皆不同亦觀其可

及處告之也故人各理合自秉當以盡其材如顏冉有請事之言
○庖丁之解牛○莊子養生主篇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庖丁
曰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又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又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之乎其於游又有餘地矣○此譬聖人之知人如見其肺
肝隨材施教各當其可也

人之才足以有爲○言人之才元足有爲但不自盡焉耳其所不
盡何在以其不由於誠也蓋無誠意則雖材之所優爲亦不能
行如爲長者折枝誰不易能然不誠則曰吾不能也百事皆然

未有不誠而能盡其才者勉率勉強輕率也此一節專就受教
者而言只其使之則在教者而已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以有小學之教也○陳夫台曰提攜謂
牽行捧手所以秉長者之意掩口謂以手障口不使氣觸長者

○此見小兒能敬事○稍不敬事卽用心粗略便不是忠信○
且先安詳恭敬○陳夫台曰安詳詳審恭莊敬畏四者小學涵
養本原之事也○愚謂安詳則恭敬不恭敬則不能安詳只其
事狀各有此異故并言耳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
朱子曰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適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
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矣大人者大德之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一終
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異同有異有同不必合也較計較也○
張子因孟子之言而推說至此凡讀經傳者如是推省義理儘
無窮焉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一終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二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敬言戒類凡三十三條

聖賢之道脩己治人二端而已矣此一書之所論亦豈外於此
耶而非敬省戒謹則私欲日長天理日消身何由修而尚望治
久乎故及是書之將終叙以此篇所以貫前之數篇也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蔡虛齋
曰非是說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脩故有美
可稱而令名無窮也○規規諫悟悔悟噫傷痛聲過不改則為
惡而速禍矣○愚謂噫之一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最宜詳味
○張南軒曰聞過則喜未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二

而惡人議已各則安其反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
切深矣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也○此章之意欲人使德勝於祿而祿不勝於德今人不
知德之不勝於祿干進無已往之致咎禍真可戒乎哉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遲遲留滯之意○豫之六二○易傳曰
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
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表之以順是以
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
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也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六
二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其介如石○孟子集註曰介

有分辨之意○愚謂有節操者如可做底則不敢不為不可做
底則必不為之取舍向背之際截然有界限此之謂介故解曰
有分辨之意○見幾而作○作起也此一句繫辭傳文言去之
速也○方人心豫樂之時特立自守無所耽戀其真正如何哉
這等人品禍無所招譏無所容又奚為不吉耶

○人君致危亡○憂不生於憂而每生於樂三代以下其以逸豫
生衰亂致危亡奚翅相半有國家者可不深戒乎哉

○聖人為戒章○此章言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意君道之警戒莫
大焉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六三爻辭曰頰復厲無咎○陰
性必躁蓋固守而不妄動者非陽剛之力不能陰性柔弱所以

躁動也此與陰靜陽動我又自別大抵易之取義多端不拘一例○處動之極○復之下卦為震三下卦之終故曰處動之極○復之頻數○復者復於善也固是善事但其頻數則失之之頻數亦可見矣如一復而不失則何頻數之有復之頻數則其於善不能固守者是以躁動故也○頻復頻失○易文單曰頻復而含頻失意程傳欲其分明故添兩字說復善非危只屢失為危已○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故不以屢失之故而棄其復之善與其復而危其屢失莫非為生民立教垂戒之深意焉○戒其復也○戒猶抑也○劉質夫曰○質夫名絢程子門人伊洛淵源錄不載其鄉里○伊川急欲人之復善故深言復之无咎而劉氏又恐人遂以為有復則雖頻失而不有害乃至玩

過而忘反也故云然此又足補程說之餘意所以附之耳○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此又因剛強之極以見有躁暴之象蓋性剛強則多果敢之氣所以有躁率之弊也此與陰柔之躁其所從來不同○睽極就全卦而言剛極就爻位而言明極就上卦而言易文睽孤包此三義看○如人至常孤獨也○衆叛親離便是獨夫而已○解之六三曰負且乘○易傳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王臨川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張南軒曰小人乘君子之器乃所以招寇而起禍○吝訓鄙吝蓋吝嗇之人雖勉散

財而本非才性之所好終見鄙吝底意小人常吝於為正事故其迹亦似此爾○大正非陰柔所能也○此爻本以陰柔故取那象耳所謂大正是剛陽之道非陰柔所能則不可就陰爻論之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非復陰柔也○益之上九曰章○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唯公其心即不失其正理理者天下之至公也○上九處益卦之極有過求益之象故繫辭如此

○艮之九三曰○易傳曰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艮之成卦由三之一陽故曰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賞賞齊也春舟謂齊上下之際也○舉世

莫與宜者○舉猶盡也與宜與已相宜也○艱蹇必畏○此四字乃見多方苦心所以焚撓其中也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大率以說而動○以說而動只是人欲必至失正動字該內外男牽欲而失其剛○人苟牽欲則常屈於萬物之下貪祿者常屈於權門好色者常屈於少艾如此之類安有不失剛者故夫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婦狃說○狃習也說字屬婦

○雖舜之聖且畏云云○書臯陶謨曰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就見聖人且畏之○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依書此為禹自警之言今繫之于舜者豈以為舜嘗畏之故禹之言然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此指洪水懷襄之時故曰天下之大任

沈思錄 卷之十一

也○捨己從人○大禹謨文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
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方命圯
族○出堯典蔡氏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圯則行方
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愚按此句暗指鯀而言須依
書傳而命做王命者蓋方命圯族正是舍己從人之反不從王
命則悻戾自用對之於舍己從人則為尤切不可必從葉註孟
子方命虐民集註曰命王命也與此同者○蔡氏曰圯敗族類
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九年而功弗成○堯典曰九載績
用弗成○然其所治至所及也○此處語有抑揚蓋鯀之所治
雖不可考然廷臣僉薦之帝堯終試之則其才之足用可見也
且其所治初無功績則堯亦奚待九年耶此知其事固非他人

所及也然此姑揚鯀而甚見自任之害事耳意不重此○其功
有叙○言事功次第有成也○公議隔而人心離矣○衆人之
議必有公論自任嗜戾則無容人之議此公議隔也夫如此故
人心離而不復告以善所以惡顯功毀也其惡益顯而功卒不
可成也通受上句不可分說公議隔故惡益顯人心離故功卒
不可成也
○君子敬以直內○以直內一句冠章首者微生高以無為有自曲
其內與君子之所為正相反故已○事有小大理無小大所枉
之事雖小然違君子之道而失天理之正其害豈小乎哉
○人有慾則無剛○朱子曰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又曰凡人總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總有些

近思錄說略

欲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至焉得剛○林同安曰慾乃不剛病根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厚愛君子之道薄忍小人之道此是所謂各於其類也○朱子曰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善有諸已者雖有所過亦未至於大失道可不勉為善乎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章○葉註曰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又顏氏家訓曰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讎梟本

○人以料事為明○料億度也駸駸馬行疾貌○朱子曰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葉註曰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與朱子說不令竊謂葉氏以詐屬事以不信屬言者拘矣家語曰行偽而怪言詐而辨此詐字却屬言信字解做循物無違則奚啻言之有實亦包事在其中且朱說謂人欺已一句自足以該事之無情言之無實如葉註以字證則拘矣以義理則單矣不若朱說彼此兼舉而渾涵焉○葉註曰詐者巧又曰自流於巧皆未穩

○人於外物奉身者章○陳天台曰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室類○但欲得外物之好則身不檢而心逐物故身與心已先不好也試將外物與身心對過熟思外物為重耶身心為重

耶要外物好耶要身心好耶有人心者於此不知所輕重乎然至應接之際惟要外物之好而不知道身心之不好豈自家身與心果輕於飲食衣服哉弗思甚也○鄭氏曰覽鏡而面目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爲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

○人於天理昏者○他字虛不可說指天理又不可說指心志其實亂者心志也但不可就他字上定說所指○莊子言云云○見大宗師篇林希逸註曰天機者天理也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閱觀也歷也機事機械變詐之事

凡以巧術驚俗收功者皆是也○莊子天地篇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大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櫛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林希逸曰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如種下種子○言由由而生不可以過也

○疑病者章○周羅周匝包羅也周羅事者好取事也蓋好取事者欲無事而有遺有周匝包羅之象○此二事皆亦心有所期待而不得其正者故欲正其心者須要警戒以去這病

○較事大小○事無大小惟理是視苟不問理之當否只管計較

事之大小則必有舍小而取大失近而得遠之意所謂為枉尺直尋之病也此便功利之習權謀之流志道者可不深戒乎哉
○八尺曰尋枉尺直尋謂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小人者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人小丈夫是箇局量褊淺底專言則亦可謂之小人只對言之則有輕重耳言人見小人小丈夫一切小了以為非人不知人性無不善雖此等人本不是惡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自小之爾如能奮然用力於善則皆可化而為君子豈斷然小了耶所謂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意自見言表嗚呼聖賢欲成人之美也深矣○此章言約而味長辭厚而意切讀者宜深玩焉

○雖公天下事○如今以安天下之民為事固是大公底事然那上面一有所為而為之則是事雖出於公而心便私却是霸者之道而非君子之所取也要之唯以公心行公事然後為盡善而已矣天下者極言之舉大而包小

○做官奪入志○此古人之所以重仕也○古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五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俟其血氣既定道德既立之時然後出仕故自不至有奪其志後世學校之教廢墜人多自童稚間已至有仕及其壯年而未仕者絕寡矣安得不奪其志學者戰兢自持隨事深省用功倍於古人則庶乎免此弊焉○朱子文集趙致道問書曰程子曰仕官奪入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寸仕官則於空礙處

有隨宜區處之意浸々遂入於隨時拘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任官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答書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林同安曰挾己之所有以夸人是驕慳己之所有不與人是吝○又白智伯曰亂不自我誰敢為亂驕之大也王戎家有甘李常鑽其核吝之甚也○又曰以能夸人是驕以財夸人亦是驕吝亦然

○未知道者章○及其醒譬方知道○此章兩段大意相同但前段比後段為太甚耳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點檢猶考察也言一日之間三度點檢其身也○可哀也哉○言可患之甚也理會謂求而玩之君子之學終日孳々猶恐不及而今只三次點檢而止則是其餘時無所理會雖似有用切之意實見空時廢事之弊真可哀也哉○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如曾子三省是以他三者日省其身自則改之無則加勉是其自治之誠切而固不止三次且此曾晚年工夫蓋覺省這此字查滓去未盡故唯省這三事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止此三事也今邢氏欲做三省之說且認得三省以為三度省察此其可見不曾用切蓋用功深切則自識得曾子三省不止三度吾身點檢不可唯三次而已何至有此粗畧○究竟邢氏之過不獨錯認三省之說以自己分上

子思錄

欲驟做曾子既是非也明道姑就其迹以責空時廢事耳○又多逐人面上○伺察人之顏色以說一般合意話此是容悅之態故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言不如是則拂人意而不容說也○便不得不說○句下須添乎字看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陳天台曰猷為謀猷作為也下民下等之人也一致猶言同歸○李京兆曰藏脩游息於禮義者學士君子之謀猷為作也急衣食樂燕遊者下民小人之情致也居君子之地捨君子之為而懷小人之情其可乎○循此而之去禽獸不遠矣學者可不深戒乎哉

○鄭衛之音悲哀○從猶馴也○張子又曰鄭衛之音自古以為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

氣輕浮其地土若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上之民不才者此也○愚按夫子曰鄭聲淫張子云鄭衛之音悲哀却似不相干而試之於今俗之淫聲其甚者必悲哀使聞者低首銷氣由此觀之鄭衛之音本淫故又必悲哀也誠無容疑者○依本文惟悲哀故令人意思留連意思留連故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慢淫蕩之心如此看與下文正相應○雖珍玩奇貨云○商紂始為象箸箕子深嘆之者以是故已○孟子言反經○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者日用常行道理此便萬世不易之常道蔡虛齋曰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一應

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反字由其上文鄉原而言世衰教弛常道不立鄉原之流竝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常道而已反者不是初為彼所惑而後復之之謂蓋舉世流於邪慝吾獨循於常道猶厭末流而反本原故謂之反○鄉原○朱子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鄉原大者不先立○大者不外乎仁義忠信○君子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為萬民之準的雖有鄉原之邪偽不足以惑之矣此孟子所以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也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二終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三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辨異端類凡十四條

朱子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荀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夫君子之道不外乎仁義而異端之術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率獸食人此君子之所以深惡而痛絕也然已之學未至則欲力辨異端而無其則矣在彼無損在己無益猶不治腹心之疾而徒憂瘡癩終無補於養生也此書前之諸篇論在己之道既備矣故至於此叙以是篇○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明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而今為害亦莫甚於佛氏學者不志於道則已

苟志于此則固不可不明辨而深斥焉然而闢之道直撞其
巢窟碎其頭腦可矣世儒多不達其排佛教唯止皮膚言論之
末或却為彼所屈辨口齟舌何其陋哉學者熟讀此篇深試細
推則庶乎其要矣子朱子此篇之纂輯有大補於來學哉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金仁山曰楊朱老子弟子字
子居其書不傳而列子莊子多舉其語○墨翟見呂氏春秋說
死等書又有墨子十六卷申不害韓非老聃見史記列傳韓文
公佛骨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後漢
明帝時遣使之天竺求其道事見通鑑○此一節一章之大指
下文詳之
楊氏為我至惑世之甚也○此言楊墨之害甚於申韓者○按一

程全書及孟子集註皆作楊氏疑於義墨氏疑於仁極為明白
的當此處却曰楊氏疑於仁墨氏疑於義蓋傳寫之誤葉註從
為之說所以涉牽強夫楊氏為我解做疑似於無欲之仁猶可
至說墨氏兼愛疑似於無私之義斷乎不說通愛是仁之用兼
愛上面難下箇義字且無私即無欲此可解仁字不可解義字
也從全書及孟子註則見得楊氏潔已而不務外者疑於義墨
氏汎愛而無彼此者疑於仁此自明快條暢既有考證又義理
尤明則是為傳寫之誤可矣何強為之說邪○朱子曰楊氏見
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
荷蕢接輿之徒是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
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

已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又曰揚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若申韓欲獨任於刑名法術以收功利既不爲彼所惑乎至揚墨疑於仁義則其言較高深畧有識者或惑其說此其所以爲惑世之甚也孟子獨闢揚墨者爲此故也佛老其言近理○此言佛老之害甚於揚墨者○朱子曰揚墨只是硬硬地做爲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中庸蒙引曰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

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老氏曰脩心煉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存心養性此可謂彌近理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者所以擇善以明乎道卽堯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爲妙其歸至於絕欲棄智空諸所有所謂語小則夢幻人世語大則塵芥六合者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存心養性者所以固執以守夫道卽堯舜所謂惟一之旨也彼之脩心煉性則以退爲長策其歸在於貪生罔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真可見○又曰吾儒格物以致知佛氏外物以爲知吾儒成己以經世老氏利己而遺世○又

曰佛老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
平常不易之理也佛氏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
何其近也又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
四時彫又何其類吾儒之所謂太極也吾儒曰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又何其類也吾儒曰不言而信無爲而成老氏曰聖人處無
爲之地行不言之教又何其類也然究其歸則皆不免於外物
以爲智利己而遺世佛老之病一也蓋吾儒之虛虛而實老氏
之虛虛而虛吾儒之寂寂而感佛氏之寂寂而寂○愚按虛齋
先生中庸說足發此章所謂佛老其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之
旨故具載之○虛齋又曰老佛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

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
後起釋迦西番人生于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
佛法始流入中國耳○金仁山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
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
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楊墨之害
至廓如也○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此直指邪說之本根以斷罪業之極處楊
墨之說至此瓦解土崩以不能惑人豈不廓如乎嗚呼古今辨
析異端未有若此之明快者也○明道之意蓋謂楊墨之害不
若佛老亦幸經孟子闢之佛老爲害尤甚而未有闢之廓如者
須深懼而痛絕之也已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潛深也其始甚微向上須入雖使有差一句看○師也過商也不及○出語先進篇○伊川以子張之過為過於厚○似無此意且夫子嘗曰師也辟曾子曰堂之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以其習於容止而少誠實惻怛之意也以此思之子張人品恐可謂近於薄矣如何謂之過厚乎竊按子張曰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是必子張晚年工夫可見其泛愛兼容而過於厚此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又可見其規模道狹而不及於中也此章之言蓋本乎此○其末遂至楊墨○楊墨實非子夏子張之流然如彼之過其初於儒者之道只是一毫之過不及所由致已故言之然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孟子推之便至於此○朱子曰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此其心雖未至於無父無君而推論之則必至於此以無所辨罪矣故孟子斷為無父無君○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章○此二句最精吾儒之所以為儒異端之所以為異端唯在此上面看得蓋就物以行其道者儒者之所得離物以願道者異端之所失也何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也下面數節只釋此之術與吾儒之道緊對舉以明其不同耳若要其歸唯此二句意思盡足無復餘蘊矣極妙極妙讀者宜玩味焉○是天地之間至道也○受上二句而言夫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物則又是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云云○此又說章首二句實事父子君臣

近思錄卷之十三

四

物也所親所嚴道也此言道不離物之意多少分明○陳北溪
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虚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
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
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
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
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
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
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
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項頭玄妙底物者把人事做下面料
底便都要擺脫去○朱子曰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又由佛
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

更不消說○愚按雙入倫去四大佛氏之千言萬語其歸不出
乎此而其罪惡亦莫此之甚明道異端之辨可謂得其要矣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至非天地之全也○朱子曰適專主也莫不
肯也○蔡虛齋曰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事初無必為之心亦無
必不為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為則
為之理果不當為則不為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
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
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
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
○又曰天下之事該得極廣大而父子君臣之間小而動靜食
息之際近而一室之內遠而萬里之外一切的事都有箇道理

在那裏君子以其事之理而處其事何容心於可否耶○又曰
 此從也與此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
 又曰孔子曰我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者以心言也不以
 事言也心則無有不可不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不可在安得無可
 無不可曰無適也無莫也此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
 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若有適莫則是私意於道為不合雖
 或一事中於理亦偶然耳如此則得於此而必失於彼固不足
 取也天地之全體曰理而已矣總有間於道則不可謂之天地
 之全體○此節不說出異端而闢之之意在於言外○金剛經
 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近於無適莫之說然不有與義比則
 其無所住亦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何足貴哉且其一任於

心而無義以為之主則實不免有適有莫學者詳之
 彼釋氏之學云云○吾儒持敬以直其內與釋氏習定以虛靜此
 心皆是就心上下工夫其模樣則有相似故姑曰有之以對下
 句未之有也如論其實則所謂持敬與習定大不同也蓋吾儒
 之持敬者為存此心以養實理此其工夫皆實當思則思當動
 則動唯使其心不走作而已釋氏之習定者一求虛靜無復實
 底工夫僧慧能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
 然常寂妙用恒沙又曰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又僧璨曰纒
 有是非紛然失心釋氏心地工夫都不出是窟窟其意以謂人
 心不可思惡亦不可思善纒有所思則心為之執著而非本分
 之體焉此并善惡一切掃去之如此則務虛其內者果何益哉

吾儒乃不然思善之爲貴而不思其惡耳若失三綱五常之理
人之所以爲人也人而可不思之乎吾儒之正大平坦而有法
則處如此豈與佛氏空虛無法之說可同日而語耶是知明道
之言但以其近似而姑且有之耳○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釋氏毀人倫去四大於一切事物悉絕滅之故義以方外則斷
乎不有也此論其體則如有近似者而於其用則絕無矣其教
之偏邪可見也已○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箇
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
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
○此一節語意稍不圓必須章下又曰一節而義始全按朱子
語類是語游定夫所編朱子云游定夫晚年亦學禪豈游氏被

自己所見牽所記偶有誤歟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槁亦枯也楚辭曰形容枯槁此如今所謂
持戒者之類拘滯於教法之中而終至於槁木死灰○疏通者
歸於恣肆○疏亦通也禮記曰疏通知遠此乃禪家之學疏通
穎悟之意蓋禪家識見本自穎悟故亦看得道隨處而有是以
要起便要坐便坐要行便行要止便止唯從其心之所向以
爲得道可謂疏通者而不知那上面各有法則在若吾心之所
向合於法則則固善苟未合於法則則克己改轍必求當理可
矣若彼禪家不知此義其行遂歸於恣肆大凡釋氏之教一斷
除事物無義以方外語體則似有而用便絕無矣故其弊或拘
或肆其教之所以爲偏隘此可以見也已

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性即理也惟循其性則日用之間事之有法物之有則如此則起亦道坐亦道行止動靜皆不失其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此吾道之所以異於彼而為廣大也○斯理也聖人云云○聖人指文王周公易字總指六十四卦夫易之為書屢變不可為典要惟其時而已此便率性者且就乾坤二卦者之乾卦辭曰乾元亨利貞坤卦辭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不同者何也蓋乾純陽為天備四德之全所以專言元亨利貞也坤純陰為地其德柔順而貞故取之象曰牝馬之貞此各循其性也就人言之乾在上以統下則父道也君道也坤在下以柔上則子道也臣道也就見為人君者為人父者當從乾道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當從坤道也推而看之則夫婦兄弟長

幼之間皆不外乎此道又就乾一卦者之初九曰潛九二曰見九三曰乾之惕若九四曰躍九五曰飛上九曰亢總在一卦中辭各不同者亦皆循其地而示以時措之宜也如在他卦亦可推類而知此易之書所以無有適莫以皆得處事之宜所謂率性者而已○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詹良卿曰佛氏默坐澄心雖曰是敬蓋其覺之理亦似是而非也他只默坐澄心亦是死法若敬則該動靜真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是敬之事亦覺之理也但吾儒之覺覺於實理佛氏之覺覺於虛妄苟覺於虛妄何有於制事之宜哉○愚謂天下之理未有用非而體是者蓋體用相須用者體之發用體者用之本體佛氏無義以方外則用上既不正其體亦何直之有○大文

通思錄卷之十三

九

只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讀者若以意會則自可知其肯然語上未說破恐不免後學之惑故朱子又附此言曰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義至此備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為去聲○此段所論釋氏之學視上章更下一等○怖死生者厭輪迴也輪迴之說奈何以謂人心生思慮則其所生必有緣故及其死此心還隨緣而寓如畜生念生則緣在畜生故形已滅則心因其緣以寓畜生而復生乎此世惡業心生則緣在惡業故形已滅則心因其緣以寓惡人而復生乎此世是輪迴來以受生死之苦如是心一念不生則亦無有緣此自不生不滅形雖已滅而心還住天堂以免輪迴之苦矣心本不隨形而滅何也人方寢時形全不動然心依舊活

動而成這夢又如身被毀傷心却無與毀傷者是此心不隨形而滅只為有緣故有生滅輪迴而已釋氏輪迴之說不過如是此其實出於利己之私意豈可謂之公道乎○程子又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惟怕死生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多懼易以利動○佛氏元只怖死苦故亦怖生耳

惟務上達而無下學○上達不可說上達天理彼安務天理只以其求頓悟高妙之境故姑言上達耳所謂一超直入如來禪是已而至之之法則階級則無有是無下學也夫上達無別工夫下學而已矣苟下學之功至則其中自有條達便是上達而今離下學而一求上達則其上達處又是虛妄豈有是底者耶

蓋高下相因，精粗相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乃道之所以為道。若釋氏之學，惟務上達而絕下學，是上下各別而不相連屬。如有間斷者，乃非道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彼所謂云云是也。○此又與上章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意思相似，只以其言之近故云然。若論其實，還大不同。中庸蒙引辨之詳，既載首章之下。○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此言可疑，如以其似姑曰之有，則彼所為默坐澄心，亦可謂存心養性焉。如其實之差

斷曰：之無，則所謂盡心知性，彼又安有之？今於彼則為有之，於此則曰無矣，頗可疑。已竊按盡心知性，屬知存心養性，屬行。佛氏之學，既說識心見性，則知上一邊似有，而毀人倫去四大，則行上一邊絕無。故說如此，歟。然而存養工夫難全，做行一邊說此一節，愚了不能釋然。葉註所載朱子說，却分明但難說本文不可強合說也。

彼固曰：出家云云。○程子又曰：釋氏有出家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可也。○愚謂此言只就其說以辨其非。如論其本，則出家是其實，罪釋氏所以為亂臣賊子之徒，唯在此而已。尚於道體問其不足，是哉。○此秉上文而言，曰：心曰性，即是道體。苟於道體有虧，則失本然之心，害天地之

性何存養之有

或曰云云○詹良卿曰天堂地獄之事雖是浮屠設以誘愚民為善去惡之意而實非中國有此隳府之事尤見浮屠之偽也蓋掌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為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如南宋王子業囚其諸主為地牢亦此類耳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也閻羅則後世之刑官也金剛則後世之衛士也皆其蕃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者則世相傳流本非佛氏真教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西方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可放也此雖其初學佛者

不察本非中國之所有者而流傳之久後之異教者亦以為真愚民亦不覺其為偽而水陸道場寫經造像修建塔廟者皆懼此苦楚之禍以求快樂之福何異教中之偽以陷愚民之不知如此耶嗚呼哀哉○按詹氏地獄之論雖未知其何據亦足為考證之一事故具存其說○下根○根猶質也○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後世事佛之多者只是懼禍祈福而已然則其實皆利心非真為善去惡者豈以此為化之乎却可見偽教不能化人也

○學者於釋氏之說○以下伊川語此章大意以謂大禹聖人顏淵大賢也俛人者是他一邊俛耳然以其能使人後世且遠之畏之況今學者孰若大禹顏淵而釋氏之誣惑不止一邊寧不

亦思錄

速遠痛絕可乎哉○放鄭聲遠佞人○朱子曰鄭聲鄭國之音
佞人卑諂辨給之人○蔡虛齋曰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
以下却是戒意放鄭聲絕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
也所以然者鄭聲淫淫則蕩入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
以覆人邦家○胡雲峰曰佞人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直
消言畏○其特曰何畏則却見畏之之意○更不消言常戒○
言釋氏之學口且不可言而常戒之也甚絕之之意以應上文
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按遺書曰正叔一生不曾着莊列佛
書非禮勿視亦是此意大抵伊川天資剛直於其排異端凜凜
乎有力足以大人之膽氣焉○到自家自信○自信知道之明
而信之篤也○薛敬軒曰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

但吾學已明雖觀其書不為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
陷溺其中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程子嘗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只為從那裏來○按上句說所謂萬物一體者只自其皆有此
理裏面來○生生之謂易○此一句繫辭傳文天地之間萬物
只管生生其變無窮故謂之易此只引成語以起下句曰生則
一時生便是生生○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唯知有己而不
知有物是也○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他底字緊乘上道理
字而言人苟為私己之見則自與物不相干於萬物一體之理
決然不能識得此看得道理小也所謂看得道理其實不看得
也見小了字可知夫道理者天地之理至廣至大者也豈看得

通鑑輯覽卷之十三
十一

小了為以知道理乎○直不曰不看得道理只曰小了他底者蓋雖有私意而於其所蔽處必有所明但為中心被遮隔故明於此而昧於彼總看得一邊而不看其全凡人皆然此看得道理之小也如楊朱以獨善其身為義其意專在此則是私已而已故其看得道理唯知為我而不復知致君濟民亦是此類已○放這身來○獨私其身而與物不相干則非放也放這身者反是都在萬物中一例看言物與我同例看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人能如此則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氣象油然而發生乎中是何等快活

釋氏以不知此○不知萬物一體之理也去他身上起意思即上文所謂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也釋氏本欲獨快其身然身不

能不煩於物是以要得去盡六根六塵心源搖動不定是以要得如枯木死灰然身寓於天地間而與萬物並生則固不得不交於物人心是箇靈活底物事則終不得如枯木死灰而今釋氏強要如此不是死則不能得其所求矣○此節辨釋氏恐未盡佛家說曰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如來又曰諸法實相此於萬物一體之理殆既知之禪語曰莫逐有緣莫在空忍又曰棄有著空病亦然又曰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此皆該動靜而言非專要如枯木死灰也今以此節排之彼未必服罪不若明道所說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一節最明白痛快而見異端無所辭答也蓋伊川不曾看佛書故直撞其巢窟或未及明道

耳

釋氏其實至許多○為愛其身故妄生計較欲去盡根塵出離生死而做放蕩煩多之說所謂淫辭知其所陷也○釋氏之見如自吾道觀之則亦可謂愛身之私然彼謂實有此理而勉強求之非必有愛身之意此言亦恐未的當○負販之蟲○柳子厚蝟蝻傳曰蝟蝻善負小蟲也蝟蝻爾雅作負販行遇物轉持取昂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者能行又持取如故○負販抱石之論皆譬愛身之私心只去私己之念則心自無事其有私心故中心紛擾而不能得快活氣象釋氏常負私心雖為此所累然不知去他惟嫌其紛擾是猶負販之蟲自載物而愈困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章○導氣引導精氣運以養之者老氏曰虛心實腹道家取之以為養生之要術謂絕思而虛胸中吞氣而實肚裏可以長生久視此便導氣之要法○夏葛而冬裘○韓文原道文○此章之言甚有理正是聖賢之要道儒者之眼目讀者宜玩味焉○按唐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太宗問攝生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又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二說亦與程子之意相似讀者須索者

○佛氏不識云○佛氏之見凡有迹者皆指為幻妄故其言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此其說之大本而已夫陰陽晝夜死生古

近思錄註釋 卷之十三

今乃天命之流行而有形迹條理者彼既不識此義則又安得論性命與聖人同乎大抵天下未有不識其用而能達其體者也性命之理道之本體形而上者也陰陽死生道之大用形而下者也○此章與前章道之外無物之言宜參看立言之旨雖各異而意思正足相發語簡而意密闢佛甚當

○釋氏之說章○譬如鳥喙之有毒若欲試其味而後舍之則味未能試身已死了此伊川之所以深懼異端而不看其書也○王通言心跡之判○王通文中子姓名其言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其言有合處○釋氏之說若於聖人之言有合處則是吾道固已有奚待取彼說其有不合者全是邪說固所不取耳然則釋氏之說一切無所取也世之

學者於異端之說其不合者則固知其非到其有合處幡然信之遂溺於其學者性之然而以龜山親學程門猶有儒佛實無二理之言不知其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乃無用之贅言而無所足取爾自家立定此見則辨彼之有害而無益也不煩不難而明白矣此章實辨異端之要領有大功於後學處

○問神僊之說有諸○釋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白曰飛昇○朱子感興詩曰白白生羽翰是也道家之說以謂養成神丹以常服之則換骨羽化白白飛昇○又問楊子言云云○楊子法言君子篇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白之不生○此問蓋自上文有此理也之言來以爲楊子所言如此而今伊川曰有

此理也豈聖人亦能為此等事否蓋誤認伊川意故有此問不如此看則上下文意不相貫○楊子之論固為闢僊之說然其斥之尚緩伊川則曰天地間一賊其言勁直嚴切厥術之異亦不待言與孟子闢楊墨而歸之禽獸一轍精神○竊造化之機○竊盜也非其有而取之謂人之死生殊壽一繫造化之機若彼保形鍊氣強獨延年實為竊造化之機非賊而何○周孔為之矣○舉聖人獨稱周孔者蓋周公孔子立法垂教其功尤大而於事之可為者不敢不為故獨以二聖人為斷歟

○謝顯道歷舉○一齊一切也是章最得其要知此則凡佛氏言語上是非得失不必辨可也○佛教一毀人倫所謂本領不是處惟在此而已矣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釋氏本不知天命之性故為這煩雜說或曰玄妙或曰真空或曰斷空斷滅或曰無墜有無二邊何其言之多端此皆不知其真而妄億度之也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矣奚用許多般話夫妄意天性則是實不知其體故又不知範圍天用此并體用而皆失之○範圍○出上繫辭傳朱子曰範圍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又曰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裹○愚按範圍是一物範者鑄刻形象鑲金於其中以成器處圍即範之郭包裹這金者○範圍天用○天性之發用便是天用以此使入模範匡郭使不過於中道也試舉一端如欲做孝乃仁之發用所謂天用者而他上面有濫清定省柔聲怡色等之則以此做箇塗轍更無過差此是範圍其他可例而知○

天性天用皆就人而言，天性即天命之性，天用即率性之道。範圍即脩道之教也。○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佛氏以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言為接物之根也。○佛氏以謂性者玄妙真空底物事，不是自天地來，只其涉于形氣者，獨本天地而見六根起滅，無有實相者，遂推以天地日月為幻妄。此因其明不盡，誣為之說耳。○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人身即天性之舍本，不可謂之小。而今釋氏以天性為真空，做第一義置之，惟以六根因緣天地，離那天性而說人身，故見一身之小，以不能推行其用，此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也。此句申說上文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之意。○按禪家有作用是性說，似不可道離了天性而說人身，曰此是道辭，以掩其失者，如參考佛說。

以究其實，則依舊離那天性，以說人身了。且其知作用是性而不知所以作用是性，亦可見其不知性焉。○溺其志於虛空之天。○此句申說上文妄意天性，所謂玄妙真空便是說虛空。○下身之小，以其身為小也。虛空之大，以虛空為大也。○語大語小至失中。○流道展轉不定之謂言，佛氏蔽用溺志，而中自不明。故或語大或語小，只管展轉流道，皆失其中也。此兼孟子所謂濇辭道辭而在。○其過於大也。云云。○以虛空為大，故塵芥六合自小，其身故夢幻。人世夫六合之至大，却謂之小人，世之至實却謂之虛，此皆知之過，而要其歸坐明不能盡而已。豈可謂之窮理盡性而無不知乎。○明不能究其所從也。○人世千緒萬端，皆根乎天性，而天用之所在，此天下之至實，未嘗有過。

近思錄卷之十三

於此者今釋氏離天性而說人身如此則人身者是箇一糟粕耳宜矣夢幻人世也此可以見明不能究其所從也○究竟不有天地則無一物雖有天性將何處去安頓而今佛氏却樂虛空之大以為超於六合之表真愚矣哉

○大易不言有無○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皆帶著器以說個道未曾以有無分之自老氏說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佛氏襲其迹有無之說紛競起不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不可析有無而二之此其陋見也○此章亦是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之意○按朱子語類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妄意謂此只論說無之失非

論分有無之失且說有無字皆歸之理恐非張子本意此蓋本定之說

○浮圖明鬼章○有識謂有精神有識之死主人而言然包物在其中循環所謂輪廻也夫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形朽滅于下就盡而已無復受生之理猶去年花既彫落而銷地面不復歸于今年枝頭也今釋氏所見如此是實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為妄見○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此以人生為妄見之說不知人生日用皆天理之所在而事皆實也不可謂知人焉○天人一物至知天乎○天者理而已矣天人一物亦所謂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之意佛氏毀人倫而求玄妙是輒生取舍豈為知天道乎○此天字指道

近思錄卷之十三

而言佛氏常不說天唯說道而已故下句解之曰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此句分明屬上文或者以下又是更端語勢自判然
 葉註至知天乎截斷去更以是句屬下文為不可曉○彼所謂
 道其實非正道但姑舉其所名耳猶言吾儒說天彼說道
 或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遊魂為變上繫辭傳文○朱子曰遊
 魂為變魂游魄降散而為變也○又曰精魄也耳目之氣魂也
 吸為魂口鼻之氣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无不之矣
 ○又曰變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
 可見矣○又曰魂氣上游體魄下降○蔡虛齋曰游是漸散
 去無所不之也魂既游則魄亦降矣○或問於程子曰游魂為
 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止堅者腐更無物也○揚

誠齋曰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止者存之變
 也○愚按為變言此氣遊散生者忽然變於死也佛氏不知此
 或以為變為生死來去之變曰儒者所謂遊魂為變便是輪迴
 之說此未思之甚也○大學當先知天德○天德人心所得之
 天理格物致知大學始教即知天德之工夫故大學之道當先
 知天德全其天德而無少欠缺者便是聖人而鬼神之幽微亦
 不外於其天理此所以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也○劇論○
 劇甚也劇論猶言至極議論○註體之無二○無死生無天人
 無晝夜無陰陽悉通其理則全體之以無有取舍如此然後可
 謂真悟道者矣佛氏一不知此故為那孟浪說豈可謂之悟道
 乎

聖學門牆○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門牆二字本乎此門喻其所自而入墻喻其規模○淪胥○詩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朱傳曰淪陷胥相淪胥是倒字言相與陷之也○臧獲○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俗不純黑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聾與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間氣○間出之才氣言不常有也○恬習○恬安也不是謂習於佛教只言流俗之事聞見恬習也○世儒崇尚之言○崇尚亦非崇尚佛氏蓋所謂記誦詞章之屬是其所崇尚已此言其所習者流俗不正之事而非三代之成法其所師者世儒崇尚之言而非聖賢之大道是以冥然遂為異端被驅了至此始說

佛氏○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此即佛氏所謂頓悟意思自陷溺於異端故其所見亦一至于此○人倫至不明○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朱註曰物事物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治所以忽○忽音聰晷晷稷田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蔡傳曰忽治之反也○上無禮以防其僞○禮者理之節文禮立則異端無禮無義之言無所行矣○詖淫邪道之辨○見孟子公孫丑篇朱子曰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道逃避也○林同安曰詖詞是只說得一邊不說得全如楊氏只說義不說仁墨氏只說仁不說義淫放蕩不根也過遮浩瀚而無畔岸也今觀莊列揚墨佛老等書真可為

近思錄卷之十三

放蕩矣其詞既淫則一發為邪僻之論不一復律之以理此邪
 僻也既叛法正理他不成個事物更說不去是其理已屈心中
 於是乎窮窮則必變其說以求通如墨氏兼愛困於孟子二本
 之辨則變言施由親始告子性猶杞柳之喻困於孟子戕賊人
 性為仁義之辨則變為湍水之論皆遁辭以求通也○倉然群
 集之意佛氏之門兼詖淫邪道而在○千五百年○按自後漢
 明帝永平八年佛法始入中國至神宗熙寧十年張子卒二千
 十五年且孔子卒上去明帝永平八年五百有餘年而謝顯道
 曰今去聖人千五百年謝氏之生在張子時則佛說之行味千
 五百年明矣此當作千有餘年張子偶失之歟抑傳寫之誤歟
 此非大義所係然讀聖賢之書雖瑣小事當究其實而不可忽

之也○千一本作已其謬亦均矣○獨立不懼○韓文公佛骨
 表曰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
 殃咎宜加臣身方佛法大行之時其言獨如此亦可謂獨立不
 懼者○精一自信○精者知理之至而不惑者不必謂察異言
 之弊一則守其正而不惑也

近思錄說各卷之十二終

近思錄卷之十四
此卷備論古今聖賢蓋周程張子之學即二帝三主孔曾思孟相傳之道而孟子以降及宋鳴于一世之諸賢雖未能關斯道之統然亦皆得其一體而莫非聖學門庭焉故於終篇且載悉錄所以著明此書一部之淵源旨趣也其意蓋本乎語孟之末歷叙群聖云爾

近思錄說畧卷之十四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觀聖賢類凡二十六條

此卷備論古今聖賢蓋周程張子之學即二帝三主孔曾思孟相傳之道而孟子以降及宋鳴于一世之諸賢雖未能關斯道之統然亦皆得其一體而莫非聖學門庭焉故於終篇且載悉錄所以著明此書一部之淵源旨趣也其意蓋本乎語孟之末歷叙群聖云爾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章○孟子言性之反之○出盡心下篇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汗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之言一本乎孟子

近思錄說畧

向微那說程子亦何由分別出來而又因此推去分別大禹文王之德其分別大禹文王之德者蓋以詩書所載者得出○似字輕者只是如字意思

○仲尼元氣也○元氣卽下文無所不包也春生卽有自然之和氣也秋殺卽露其材也春生是箇溫潤和厚氣象不可說到四時之首喪善之長秋殺凜冽嚴厲氣象各不同要之皆有迹之可見就然不見痕迹春生秋殺雖氣象各不同要之皆有迹之可見就中秋殺之氣慄慄感動人心而尤有迹者也此形容孔顏孟子氣象最親切著明至今以此之思想見其氣象尚如物其髮鬢非明道誰能言之○朱子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

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顏子之學如愚此雖其有迹處然而就此可以想其於聖人之言一無違忤渙然冰解怡然理順氣象故曰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不違如愚不言也使後世想其和氣者化也此只以其模樣相似言之畧對露其材○孟子則露其材○朱子語類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又曰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仲尼天地也○所謂博厚高明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雲五色曰慶唐書曰天瑞有五色雲和風慶雲渾是一團

和氣巖之積石貌泰山巖之高峻不可攀也。饒雙峰曰顏孟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之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朱子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也。

孔子儘是明快人。遺書自此下別出。夫子之德如天地周徧溥博而無畧有滯礙故曰明快豈弟樂易也亦是春生和氣氣象雄猶盛也雄辨亦秋殺露其才也。此章論孔顏孟子凡五節學者宜參者更互熟玩然後皆知其一致焉。葉註曰此段反復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章。被他所見處大。為所見大故其氣象亦儘大後人氣象卑下故其言語雖有此好然終鄙薄而不類道大抵所見大則氣象亦大而言語隨之所見小者反是。

傳經為難。傳授聖經而不失其精意者非深體聖人之心者不能是誠不易也且看如這等人宇宙之際幾在思孟以下總得二程朱子而已可以知其難矣。子夏之學傳之田子方其流遂為莊周所謂聖人之後百年已差此類可見。幽厲不由也。幽王名宮涅武王十二世孫厲主名胡武王十世之孫孟子註幽暗厲虐皆惡諡也此申上句人不由之意但人不由之是泛說幽厲不由是實說。

荀卿才高章。荀卿如與臨武君論兵句極明快可見其才。

之高揚雄如事莽投閣之事亦可見其才之短處過多過少考葉註可知其大略矣

○荀子極偏駁○偏不全也駁不純也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此皆不知性之善也

○董仲舒曰云云○說見第二卷○真西山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漢書儒林傳曰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規模又窄狹矣○因其才短也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萬姓統譜曰林希字子中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徽宗○文中子周公篇曰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注曰以伯夷之餓顯為高以柳下惠之祿隱為下○晉主康瑒反招隱詩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所謂隱朝即是祿隱○揚雄失身事莽通鑑綱目被書莽大夫而先儒論曰雄之失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恥矣其為君子所卑如此更何問哉

○孔明有王佐之心○孔明姓諸葛名亮三國時相漢先王孔明輔先王志欲攘除莽兇興復漢室此其心固正大且其氣象宏遠操心公平故曰王佐之心○取劉璋○璋字季玉魯恭王後益州牧劉焉少子也後漢書劉焉傳曰焉卒州大吏趙韜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韜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備擬乘輿器服韜以此遂

屯兵胸臆胸音蠢臆如尹反備表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
 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
 以權韙因人情不輯乃隍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
 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
 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張魯以璋聞懼不復乘順璋怒
 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
 土故以羲為巴郡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
 以璋振威將軍凡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請操而
 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
 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

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
 備有梟名梟名梟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
 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
 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張
 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
 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
 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
 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
 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
 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歸其財寶後以病卒○朱
 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

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王之謀未必是○遺書問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伊川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賊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

若劉表子琮○表亦魯恭王後○魏志第六卷曰劉表字景升山

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曹操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此難以一事言玩其出師表大略可見○武侯出處之際甚好且其所事所志皆正與刑名權謀之徒大異

○孔明庶幾禮樂○庶幾近舜葉註備矣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朱子曰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又曰退之有闢佛老之功○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又曰如他說定名虛位原道曰仁與義

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後人多譏議之但某嘗謂便如此說也
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
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設方
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
言之也○孟氏醇乎醇○醇不澆酒也醇乎醇蓋純厚之意○
荀與揚云云○蔡虛齋曰荀揚是誠有不精不詳處但不知韓
子之見是指何處為不精不詳耳今按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
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真氏曰荀子云水
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
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

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胡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為汙濁在下
清明在上此語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
汙濁哉汙於物欲而後汙濁耳今日汙濁在下清明在上是
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又曰程子曰揚子謂老
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言其道德
則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
皆揚子之失龜山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
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
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
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由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
其道不傳○又曰揚子論性為善惡說○又曰擇之精以窮究

言語之詳以議論言故以擇之精為先

○學本是脩德○文謂文辭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文不同撰

猶述也○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口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

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

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周茂叔胸中灑落○爾雅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如此章之

言須要虚心潛思言外識取唯欲就言論文字上以窺其意思

則竟不能得矣要先知光風氣味是如何霽月氣味是如何然

後可想像其氣象○其為政云云○伊洛淵源錄曰先生用舅

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

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

軍移郴及桂陽令在郴桂陽皆有治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充養有道擴充養成以其道

也此二句言天資學力皆極其善純粹謂其道德溫潤謂其氣

象實而有制以下四句皆道德之條目至存於中者而言預其

色聽其言二節就應於外者而說都本天資學力之盡善來下

固美德只寬大則易至及濫無制和固美德只和勿則易至

蕩不法寬而有制和而不流此其所以為至善歟○貫於金石

無不通透也通於神明如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見無不

通○如春陽之溫○此與溫潤如良玉大意相似但彼總言其

氣象此及接物見有那氣味耳○如時雨之潤○時雨及時之
雨也草木之生及時而雨則其化速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
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所謂時雨
之潤者然此唯取其能入人而使之心服興起不是取及時意
○胸懷洞然○洞然虛豁貌徹通也徹視無間從傍人說浩乎
廣大貌○美言善言也若極其德之全雖以善言未足形容之
也

先生行已○此以下至行有常皆論其用處○若出諸已○凡出
諸已者無厭惡此言真箇好之又有與人為善意○不欲弗施
於人○此亦恕事但行之以恕所該者廣此特挑一事而言○
居廣居而行大道○朱子曰廣居仁也大道義也○又曰廣居

是處心大道是處事○又曰居廣居是體行大道是用○仁道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何等廣居義理天下古今所由猶大路
然故曰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易家人卦大象辭曰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蔡虛齋曰言必有物非虛言也行必有
恆非但勉強一時而已

汝南郡名科舉以甲乙科舉學士也沒監流入之意諸家百家
各立一見以為教者得之言得其要

盡性至命 說卦傳文程子曰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
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又曰性則須盡命
則不可言盡只是至于命也○天下之性一出乎命而仁者性
之全體仁之發用莫先於孝悌此其盡性至命其本必在孝悌

而已。窮神知化。繫辭傳文言。天地神妙變化之道不外乎箇禮樂之理也。自明於廢物至此皆舉其至極而言。朱子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又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知字至重。此非自至其地位則不能真知是義味。此一節明道之學已到聖處。斂。辨異端似是之非。異端專指老佛異端害之也。異端兼楊墨而言。朱子曰。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為害尤甚。不知這此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

好事也。或問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明道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知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無偏何過之有。詹良卿曰。按明道以質言高明之惑。為知者之過。此語切中高明惑異端之膏肓。何也。質之高明必厭世事之冗而樂於虛靜。又好奇妙而忽於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慾。屏絕思慮。是其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先做空了。不覺入於禪。蓋緣不曾著實體驗而窮理工夫不到如此。若因其高明之資加以窮理之功。反而求夫聖人之道。又何高明之累哉。自謂之窮神知化。佛氏空寂之教本非欲窮神明之德知變化。

之道者程子特借以言其自謂高明耳○陳天台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之知欲為者成全之如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是也○言為無不周遍為字連下讀為是佛氏語大則包法界語小則入微塵指陳心性剖析真妄所謂言無不周徧也○陳天台曰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即倫理也○淺陋固滯○陳天台曰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是道不明故天下之人不入於淺陋固滯必入于佛氏之空寂○邪誕妖異之說○異一作妄○李春培曰邪誕妖異者蓋佛氏於俗性養心之外又有天堂地獄因果禍福之說以欺世也○醉生夢死如醉而生如夢而至死也○正路之蕪無○陳

天台曰正路喻聖道蕪艸盛貌蕪荒也○以上見以興起斯文為已任之意

不幸早世○先生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四○先生教人至循循有序○陳天台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灑掃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大學之教也循之有次序貌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而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矣○病世之學者云云○陳天台曰此學者之大病程子教人循之有序蓋病乎此矣○吳氏曰行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學之序言之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也以太學之序言之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感而能通○感者外動乎中通者中能通於其理○狡偽至致其恭○此要者得明道却先盡誠致恭苟已不有○何由得有此應狡偽暴慢者且然况不至此者乎○聞風者誠服○誠字重謂真箇服從而非勉强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是也○觀德者心醉○莊子曰列子見季咸而心醉愚謂心醉言心化也○顧於利害○言明道進則害於小人退則利於小人○小人顧此故時遭排斥○退而省其私○退者小人退也省其私就明道而言蓋當對己之時雖溺於利害之私以厭惡之然省其一己之言行未有不履先生之德也○伊洛淵源錄曰王荆公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

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治惡以寬○治惡太急則人雖欲悔非遷善而其道無由也故臨之以寬而待其自新○處煩而裕○雖政事煩雜而得其要領而不沒濫順於道理而不作為故每安裕而不勞擾○應文逃責○文謂律令文法雖處置失其平然以應文法為解則無讓責是故俗吏只強求應文而逃讓責先生獨不然也○綽然則不病拘礙沛然則不見難澀所以然者事理明於中而處之有道也此二事皆就為政上者○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倉卒急遽也心存志定故不為所動○方監司至有所賴焉○言時之主事者於尚嚴急之中大率以寬厚待先生故雖不徇時好而無甚尤之者此其所以設施之際稍得伸其志而民有所賴以安

也

先生所為○綱條即法度之綱領條目也只句法不得不如此並
言夫政之綱領條目法令制度著於事為而有轍迹者人或可
效而為也如彼從和應信便盛德自然效驗非人之所力而致
者也○此章所叙首說天資之粹氣象之美而學力之功在其
中矣次論言行之正次論學問之至次論開異端道學者之功
卒之接物之實與為政之要做兩脚說去舉道化孚感之妙以
終言焉明道一生之受用德行之本末備矣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云○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耶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
流行處耶朱子曰此不要解到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

思與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又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
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
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
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
乎

○張子厚聞生皇子云○餓莩餓死人也○葉註此即西銘之
意固所謂大君者吾父母宗子民吾同胞者可以見非空言
矣只不要說破出着他箇所以恁地之胸中如何耳若夫只管
手張題目信口說去便覺淡了

○伯淳嘗與子厚云○此明道之與橫渠終日講論之際必有
深愜乎中者故發此嘆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歟

○謝顯道云章○塑埴土象物泥塑人土偶人也君子之道剛柔合德故其嚴而和如此○陳天台曰坐如泥塑人敬也

○侯師聖云章○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程之外族受學二程公按名光庭河南偃師人亦程子之門人汝州名瞑閉目也○門外之雪深一尺○侍立既久及雪將深猶不得請出蓋威重尊嚴也此章所稱皆盛德之符而其氣象各有不同如此故朱子曰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章○盎豐厚盈溢之意孟子曰見於面盎於背○樂易○樂則無艱難勞苦意便是易已○此章與上章朱公按之言當參看如劉氏亦可謂善觀君子者矣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章○哀詞哀悼其沒而叙其行事

之詞行狀具載其行哀詞任意而述其事此其所以異也○負特立之才此句說資質知大學之要此句說學術已上二句一章之綱領下面節皆本乎這二句來○博文強識識音知也躬行力究行也察倫以下物格而知至也察倫明物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其造於約也○約要約也此一節論知之有要夫子所謂一以貫之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便是斯理

其致於一也○此一節論守之貞固其養之成也○此一節謂德之充于內而發于外者措舍置也○和易者人或狎之寬裕者或至廢事先生一不然已

其自任之重也○以下兩節論其平素之大志實行蓋行狀之所

未發○不苟潔其去就○就字帶言只是不潔其去也○吾義所安云○言若吾義所安則不顧他而為當那上面寧雖小官亦不屑就所謂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也○明道之意不以去為高又不以就為屑唯顧道義奈何而已矣其自信何如哉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章○康定仁宗年號按綱鑑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稱帝國稱夏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此必其時也改元康定○慨然激厲之意○范正公○公名仲淹字希文文正其諡也時為參知政事范公一見張子遂知其遠大器局賢者知人明捷如此哉○名教○晉王戎曰聖人貴名教○陳夫台曰謂人倫之教有實有名○猶以為未足○此雖以

未達中庸之精意然其非九材也又可見矣○嘉祐亦仁宗年號○淳如也○淳猶純也○朱子曰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其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為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為定○崇文○按張子嘗為崇文殿校書○移疾○漢書註顏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前說為是○有得則云云以書○識書記也張子嘗曰心中有所開即便割記○未始須更息亦未嘗須更忘也○不息則不忘忘則不能不息只是下意反復以言其不畧有間斷爾○按朱子張子像贊曰蚤悅孫吳晚逃備老勇撤臯比虎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此與是章足以相證焉○知禮成性○張子曰知禮成性而道義

出又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並見第二卷○嘗謂門人曰○中心既得辭命既善然後斷事無失心乃沛然此是素定之功彼精義入神者亦是素定於內而求達於外而已矣○久而月親○記曰君子之交如水蓋君子之道淡是故乍看如無許多滋味而中實懇厚故久而見日親○反躬自治不以語惟欲以身教而不欲以言教如此而人猶有未諭其意也安然行之而無怨悔蓋謂行己之義其論不論在久而已

○橫渠先生曰二程云云○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久便以聖為志二程自未弱冠時便既有此志其至成德亦惟這志做將去命世之才氣象挺然有不可攀者大凡如是爾○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

作明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三時作是時遊山諸詩皆好○考朱子說橫渠之言益可信也又按遊山諸詩見二程全書五十四卷明道文集第一今熟吟其詩氣格宏雄意思涵蓄遣辭之際溫厚慷慨令人髮鬢鬩吟風弄月之趣因備錄如左

遊鄆縣山詩十二首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流屬俗服塵昏甚警矇辜負終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忙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遠未能歸

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紫紆度石橋。瞑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懶猴來懶猴滿山 山僧云是元獻公

聞說懶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峰，來自彤雲翠藹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夥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早時功。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 其竹蓋將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簷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餐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與雲膏洗俗腸。

遊重雲

久厭塵勞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幃，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然塵
中俗眼看

凌霄三峰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
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巔結根不得居平
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尹頂上朝來望陡巖見群
峰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白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

肯出山來

近思錄說略卷之十四終

近思錄說略卷之十四終
肯出山來
下山偶成
雲際山
凌霄三峰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然塵
中俗眼看

澤田織部著

享保五龍集仲夏良辰

柳馬場通二條下町

芳野屋

權兵衛利行

貴山來

三都

發行

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南壹丁目

同浅州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芝神明前

山城屋佐兵衛

同日本橋通二丁目

岡田屋嘉七

同本石町十軒店

林新兵衛

同中橋廣小路

大助

同日本橋通四丁目

西宮弥兵衛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

金花堂佐助

大坂心齋橋通北二丁目

秋田屋太右衛門

勝原下

村治右衛門

1日
米山山山
山山山山



澤田織

書林

箋牒

三晴

入内山齋

京勝寺

同日本

同中

同本

同日本

同

同

同

同

北

金

西

英

小

岡

山

東

東

東

星

堂

宮

大

林

星

星

星

星

星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